

唐代茂州西通吐蕃兩道考

嚴耕望

唐代岷山雪嶺地區爲華蕃交爭之戰畧地帶，各以大軍駐守，伺隙攻戰。唐人更築驛道，建交通網，以利軍資之運輸。惟安史亂後，此區大半陷爲蕃有，故史家對於此區州縣軍鎮之記載較爲缺畧；至於交通建設，更渺焉莫曉。頃撰唐代岷山雪嶺地區交通圖考一文，俾唐代此區之輻射交通網得呈現於今日。惟全文過長，今先抽刊其中之兩節，命題如此，既供同好研討，並乞方家是正。至於驛道幹線及其他部份，俟之異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六日

(一)

茂州（今茂縣）爲劍南西山中北路兵馬使駐屯地，形勢極爲衝要。

諸葛武侯祠堂碑陰（八瓊六八）有李廣誠者，具銜爲「中軍兵馬使、兼西山中北路兵馬使、特進、使持節、都督茂州諸軍事、行刺史。」又唐蓋巨源茂州迴車院碑（輿地紀勝一四九茂州風俗形勝目引）云：「號西山中北路。」是唐代茂州爲西山中北路之軍事中心地區。參下文引韋臯傳述邢玘出兵事。由此向西，有兩道通吐蕃。其一，茂州西北取蓬婆嶺、平戎城道。其二，茂州西南取維州（姜維城），出滴博嶺道。

楊譚兵部奏劍南節度破西山賊露布（全文三七七）云：

「吐蕃舉國興兵，資其叛逆。頃者西山戰士及八國子弟，因其窘逼，遂欲憑陵，……以正月五日率故洪臘、城裏、囊邛三節度兵馬八萬餘人，分爲六道，攻圍萬安、柔遠、明威、平戎及保甯都護衛〔府〕等五城。……十八日，都知山西（當作西山）子弟兵馬副使（將軍畧，下同）攝臨翼郡（翼州）太守董卻翹、（畧）兼靜〔川〕郡（靜州）太守董元智、

(畧)兼蓬山郡(柘州)太守董懷恩、(畧)歸城[誠]郡(悉州)太守董恩賢、江源郡(當州)太守董懿、(畧)董仁熙、(畧)董弄封等領八郡驍勇并蕃漢武士等七千人，自蓬娑[娑]路取牙山，出其不意，銜枚夜襲。……同州(州字衍)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將軍畧)兼通化郡(茂州)太守譚元受遣(畧)裴振、攝維川郡(維州)長史折衝張粲、雲山守捉使折衝姚高偁、攝天保郡(奉州)折衝楊夏日……等率健曠三千人，自滴博嶺入。競施犄角之勢，各陳擒縱之謀。……生擒吐蕃哥末國王(畧)等二千餘人，斬獲故節度副使且祿翁(畧)等，械牛馬羊等二十餘萬。」

此文前稱「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又有保甯都護府。按元宗此尊號上於天寶八載閏六月，見通鑑及兩紀。保甯府亦置於天寶八載，詳後文。則此露佈必在天寶末葉。據此文，吐蕃圍平戎、保寧等五城，唐分南北兩道解五城之圍，北道以翼州為基地，率翼州以西靜、悉、柘、當等州兵，「自蓬娑嶺路取牙山」。南路以茂州為基地，率茂州以西維、保兩州及雲山兵「自滴博嶺入」。故滴博、蓬娑兩嶺必為當時用兵要道。又杜甫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詳註一四)云：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娑雪外城。」

此以兩嶺對舉，與前引露佈相契合，當非偶然。蓋此兩嶺道為兵家所深念，時人所習知，嚴武已收滴博，遂圖蓬娑，故杜翁和詩及之。亦正見兩嶺為南北兩路之戰畧地帶。

復考舊一九六上吐蕃傳上云：

「(開元)二十六年，……(劍南節度使)王昊[昱]又率劍南兵募攻其安戎城。先於安戎城左右築兩城以為攻拒之所，頓兵於蓬娑嶺下，運劍南道資糧以守之。其年九月，吐蕃悉銳以救安戎城，官軍大敗，兩城並為賊所陷。昊[昱]脫身走免。將士以下數萬人及軍糧資仗等並沒於賊。」

「二十七年……章仇兼瓊……代張宥節度。……二十八年春，兼瓊密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宴等通謀，都局等遂翻城歸款，因引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御史許遠率兵鎮守。」

新二一六上吐蕃傳上畧同。通鑑二一四，據實錄書之，亦詳。而蓬婆嶺作蒲婆嶺，其實一也。此條可注意者有兩事。其一，蓬婆嶺與安戎城相近。其二，維州亦爲此時爭取之目標。考舊一一一高適傳云：「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適表論其事云：

「自邛關、黎、雅，界於南蠻也；茂州而西，經羌中，至平戎數城，界於吐蕃也。……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於蜀人，不過平戎以西數城矣。邈在窮山之巔，垂於險絕之末，運糧於束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

是自茂州西經羌中至平戎城爲入吐蕃道。平戎既與蓬婆嶺相近，卽一道無疑。與前引楊譚露佈亦相應。至於維州，則與滴博嶺相近。何者？考新一五八韋臯傳，貞元九年，詔臯出師牽制吐蕃。下云：

「臯，……乃命大將董勛張芬分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廉城，險的博嶺，遂圍維州。」

似破定廉後，險的博嶺，始圍維州。蓋此軍由靈關北出者。定廉在維州西南一百六十里（詳後文）。則滴博嶺當在維州至定廉間，在維州之西或西南不太遠。通典一七六，雲山郡「北至莫博大嶺七十里。」查影本亦然。紀要六七威州的博嶺條引通典作的博嶺，未必有據。然雲山郡卽治定廉縣，就地望言，通典之莫博大嶺實與此所考之滴博嶺應極相近，或果爲一嶺耶？一統志雜谷廳卷山川目：「的博嶺在廳東南。」蓋就韋臯傳想像測之，其實非也。

平戎城既與蓬婆嶺相近，滴博嶺亦在維州之西或西南不太遠。則此次謀取平戎城之同時卽謀取維州，亦正猶前引露佈之蓬婆嶺、滴博嶺兩道並進，杜詩之兩嶺並提也。則此兩道爲當時對吐蕃交通軍事之重要孔道更無可置疑矣。



(二)

今先考蓬婆嶺、平戎城道。安戎城，唐初所築，開元二十八年改名平戎城，在靜州西一百里，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地近蓬婆嶺，極為險固。度其今地當在蘆花城以西，東經一〇三度、北緯三二度交叉點稍東地區。

舊一九六上吐蕃傳上：

「儀鳳三年，……秋，（李）敬玄……與吐蕃戰于青海，官軍敗績。……往劍南募兵於茂州之西南築安戎城，以壓其境。俄有生羌為吐蕃鄉導攻陷其城，遂引兵守之。時吐蕃盡收羊同、黨項及諸羌之地，東與涼、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西又攻陷龜茲、疎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已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此下接述儀鳳四年事。新二一六上吐蕃傳上畧同。而作「茂州之西。」又新二二二南蠻傳松外西洱河蠻條云：

「其後，茂州西南築安戎城，絕吐蕃通蠻之道。生羌為吐蕃鄉導，攻拔之，增兵以守，西洱諸蠻皆臣吐蕃。」

有「絕吐蕃通蠻之道」一語。此所謂「蠻」，蓋即西洱諸蠻也。通鑑二〇二永隆元年紀，綜合諸傳書事迹之頗詳。是其城之築必在高宗儀鳳以前。（註一）因敬玄之敗及此城之失，遂綜述吐蕃強盛之狀況，足見此城在軍事上之重要性。而新南蠻傳及通鑑有「絕吐蕃通蠻之道。」一語，蓋即因交通要衝而重要也。

至開元後葉，唐又極力經營此城。舊一九六吐蕃傳，述開元二十六年王昱事及章仇兼瓊事甚詳，前於第一節已引之。章仇兼瓊之誘降安戎及維州兩城，係玄宗親自謀劃，故此傳下文接云：

「上聞之甚悅，中書令李林甫等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當衝要。馮險自固，恃以窺邊，積年已來，蟻聚為患，縱有百萬之衆，難以施

註一：一統志茂州卷古蹟目謂儀鳳二年益州長史李孝逸築。不知何所據。



功。陛下親紆祕策，不與師旅，頃令中使李思敬曉諭羌族，莫不懷恩，翻然改圖，自相謀陷。……手制答曰：此城儀鳳中羌引吐蕃，遂被固守，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其地險阻，非力所制。……朕……授以奇計，……獲彼戎心，歸我城守。……其年十月，吐蕃又引衆寇安戎城及維州。章仇兼瓊遣裨將率衆禦之，仍發關中驍騎以救援焉。……賊久之自引退。詔改安戎城爲平戎城。」

通鑑據實錄書之亦甚詳，且有月日。據通鑑，唐以二十八年三月得此城。六月吐蕃來攻，十月始退。新傳述事較畧。但有「吐蕃圍安戎，絕水泉。會石裂泉湧，虜驚引去。」一條。今全唐文中尚存玄宗答牛仙客等表賀吐蕃安戎城得泉手詔（卷三一）及李林甫賀表（卷三四五）與玄宗答李林甫手制（卷二四）。據此，足見此城之險固與重要性，彼此易手皆藉諜間，非兵力所能得逞。

然此城究在何處？前引兩唐書吐蕃傳、南蠻傳及通鑑，多云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亦有云茂州西。舊高適傳亦云茂州而西至此城。但皆泛指，不能確定地望。考通典一七二州郡序目下云：

「平戎城，恭化郡南八十里。開元二十八年章仇兼瓊開置。管兵一千人。去蜀郡八百里。」（元和志三一成都府卷，同。）

同書一七六云：

恭州恭化郡，「西南到平戎城百十里。」（寰宇記八〇恭州目，同。）

靜州靜川郡，「西至平戎城百里。」（寰宇記八一靜州目，同。惟西作北。

按此目，四至有東南北，無西，而北重出。此「北」必「西」之譌。）

通典此兩卷書事爲安戎城即平戎城確實地望之最重要線索。惟此兩卷書事，平戎對恭州之方位與距離有小異。按新志云，恭州「西南有平戎軍。」蓋方位當爲西南，至於里數之差本不大，可不深慮。是故知此城位置，必先求知靜州與恭州之所在。

先言靜州。其地望，各書所記如次：

通典：翼州西一百九十里至悉州，又西六十里至靜州。靜州南至維州

界百三十里（寰宇記無界字），西南到恭州界六十里，（記作東南，重；必西南之譌。）西北到柘州界三十五里，東北到當州六十里。當州東北至松州三百里。

寰宇記同。（有兩譌誤，已校見前條。）

元和志三二，悉州東至翼州二百一十里，（翼州目作西至悉州三百三十里，恐誤。）西南至靜州六十里。靜州西北至柘州三十里，東北至當州六十里。當州東至松州二（疑「三」之譌）百一十里。

此兩說差異不大。是靜州在翼州之西或西南（實爲西南）二百五十里或二百七十里，而在松州西南三百里以上也。

次論恭州。檢元和志三二，恭州「東北（考證云，官本無北字）至柘州三百里。」若此數字不誤，是在柘州之西甚遠，在翼州之西六百里以上。應在今梭磨河地區。按元和志，恭州以「開元二十一年析靜州部落於柘州西置。」其時，梭磨河地區似不屬大唐版圖（參第三節維州通吐蕃道）。此三百里當有誤。且前引三書述靜州四至，靜州西北至柘州三十里或三十五里，西南至恭州界六十里，西至平戎城一百里。而平戎城在恭州西南一百里。恭州又在柘州之西，是恭、柘、靜一線至多不過百里左右，即恭、柘間不過數十里。決不會相距三百里之遙。又前引舊吐蕃傳，王昱攻安戎城，屯兵於蓬婆嶺下。是此嶺當去安戎城不遠。元和志，柘州治所柘縣，有「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縣西北一百里」。嶺與山縱非一地，當相去不遠，或山在北，而嶺稍南，蓋去柘州亦百里左右耳。是尤恭、柘距離不過數十里之證。復考通典一七六恭州目云：

「東至蓬山郡（即柘州）界三十五里。」

寰宇記八〇，同。皆有「界」字。然通典又云：

柘州「北（記作西北）至恭化郡栢嶺鎮（記無嶺字）八十里。」

恭州「北至吐蕃白崖（記破作山）鎮七十里（記作七十五里）。」

恭州「西北到栢（記作北）嶺鎮四十里。」

寰宇記畧同。（已據校如上。）元和志三二柘州目云：

「柘縣，郭下。……柘嶺在縣北八十里。嶺北三十里至白崖驛，與吐蕃接界。」

就通典與寰宇記三條對照，再參以元和志，皆相契合，各無大誤，宜可信。則柘、恭二州不但不會相去三百里，且不能有八十里之距離；如柘、恭、柘嶺、白崖在一條線上，則柘、恭間且不能逾四十里。疑通典、寰宇記，恭州東至蓬山郡下之「界」字爲衍文；如非衍文，則自界至柘州亦不過五里耳。且通典云：

恭州「南至維川郡三百三十里。」（本作二百三十里，據寰宇記改。參之元和志，通典必誤。）

柘州「南至維川郡三百里。」

寰宇記同。元和志云，恭州「西南至維州三百五十里。」柘州四至缺。則維州北至柘州三百里，北至恭州三百三十里或三百五十里也。此區交通困難，柘、恭二州相距既不遠，必非兩線。蓋維州北行三百里至柘州，又西三十里或四五十里至恭州，然後北達柘嶺、白崖驛耳。此亦與前考形勢相切合。元和志「三百里」蓋「三十里」之譌耳。（恭州至維州三百五十里，亦可能爲三百三十里之譌。）

綜上所考，恭州東或東南至柘州三四十里，南至維州三百三十里。又通典、寰宇記，恭州「東南到通化郡（茂州）三百五十里。」若就柘州言，南至維州三百里，東南至茂州三百里有餘，東經靜州、悉州至翼州不到三百里。東北至松州蓋逾三百里。（註二）比勘今日地圖（國防研究院圖），唐之柘州當在今蘆花城、漁爬渡以北，新衙門、龍壩、老衙門以西，黑水上流楚納克河（東），雅爾隆河（西）交會地區。元和志云：柘州「其城四面險阻，易以固守。有安戎江、蓬婆水，在州南三十里。」疑安戎江即今黑水；蓬婆水即今西源之雅爾隆河，水西即蓬婆山也。（前引元和志，山在柘州西北一

註二：寰宇記，柘州東北至松州二百六十里。但松州目云，西南至當州三百里。當州目亦云東北至松州三百里，東南至悉州界四十里。參以靜州至松州距離，則柘州東北至松州似不止二百六十里，疑三百里有餘也。

百里。) 柘州之今地既可概指，恭州在其西或西北三十五里之譜，靜州在其東南三十里或三十五里。安戎城又在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在靜州之西一百里。是此城當在今蘆花城以西，東經一〇三度、北緯三二度交叉點稍東地區。在唐茂州之西，或偏北，非西南也。

其地去成都府八百里，道途所經必由茂州，故史稱於茂州之西築此城。高適亦云「茂州而西經羌中至平戎數城，界於吐蕃」也。

去成都里數，見前引通典一七二州郡序目下及元和志三一成都府目。史稱於茂州西南築此城及高適語亦見前引。觀地圖形勢，亦惟取道茂州為便捷。且有河谷可循也。詳後文。

今考此道，自茂州西北行十五里至黃崖。又西北六十五里至棲鷄老翁城，城在棲鷄川。

舊一九六下吐蕃傳下，貞元十七年，吐蕃寇靈、朔，韋臯數道出師西山，以分虜勢。其一道云：

「中北路兵馬使邢玘並諸州刺史董懷愕等率兵四千，進攻棲鷄老翁城。」

舊一四〇韋臯傳同，但稍畧。新一五八韋臯傳云：

「邢玘出黃崖，畧棲鷄老翁城。」

同傳，此前數年，即貞元九年，臯亦出兵西山，「踰博嶺，遂圍維州，搏棲鷄，攻下羊溪等三城。」是棲鷄城當為要道。棲鷄為軍事要地，屢見唐史。如李德裕追論維州事狀（全文七〇三及舊李德裕傳）亦論及之。又舊一六九王涯傳，穆宗時，為東川節度使。上疏云：

「臣當道出軍徑入賊腹有兩路：一路從龍州清川鎮入蕃界，徑抵故松州城。……一路從綿州威蕃柵入蕃界，徑抵棲鷄城。皆吐蕃險要之地。」

是此城果為入蕃要道矣。

據前引韋臯傳與吐蕃傳，邢玘以中北路兵馬使出兵，經黃崖，攻棲鷄。前考西山中北路兵馬使駐屯茂州。即邢玘用兵實由茂州出發也。又考九城

志七，茂州「西北至黃崖關一十五里。」當即邢玘所經者。又寰宇記七八，茂州「西北至吐蕃棲鷄城下。」武經總要前集一九，茂州「西北陸行至吐蕃栖鷄城。」是在黃崖西北，里數不詳。然通典一七六，悉州「東南到栖鷄川界百里。」寰宇記八一，全同。度其方位地望，栖鷄城當即在栖鷄川無疑。而悉州東南經棲鷄城至茂州為一通道亦無疑也。

檢元和志三二，悉州「東南至成都府六百五十里。」寰宇記八一，同。按悉州東南到成都可能之路線有三。其一，由悉州東至翼州，再遵驛道南行。然悉州東至翼州一百九十里（前文已引）。翼州南至成都約五百九十里，共七百八十里。是不合。其二，即下條所考由悉州東南經眞州至合江鎮之道。悉州東南至眞州一百餘里，眞州東至合江鎮一百二十四里，合江鎮南至茂州八十里，茂州至成都四百七十里，合計七百七十四里。亦不合。其三，即由悉州東南經棲鷄、黃崖直趨茂州。直趨之道里數雖無明文，但觀申報館新地圖所繪黑水下游流經之形勢，由沙壩直趨茂縣，較繞道合江鎮必少數十里，所謂六百五十里者當即此道。茂州至成都四百七十里，則悉州至茂州當為一百八十里。已知悉州東南至棲鷄川一百里，茂州西北至黃崖十五里。則棲鷄至黃崖當為六十五里矣。（註三）

又茂州北約八十里有合江鎮，當今黑水會岷水處。由此鎮畧循黑水河谷向西行一百二十四里至眞州，當西山要路。州亦在棲鷄川中，與前道相會合。

元和志三二眞州目云：

「眞州在合江鎮西一百二十四里。其地本名眞符。天寶三年，節度使章仇兼瓊以其地險阻，又當西山要路，奏置眞符營，控押一州，

註三：此區地名以鷄名者頗多。九域志七，茂州有鷄宗關，州南四十二里。有鎮羌寨，州南四十里。皆熙寧九年置。又輿地紀勝一四九茂州景物下亦云：「茂州南有鷄宗關，路通永康。」是在茂州南通成都道上。而蜀中廣記七茂州目引勝覽云：「鷄宗山在州西四十里，扼羌人出入之路。熙寧元年置鎮羌寨。」所記為一地，方向作「西」。蓋實際方向為西南，不在黃崖、栖鷄道上。又輿地紀勝一四九茂州景物下引圖經云：「栖鷄村去茂州東北一百七十里。有三路，一通茂州，一通龍州，一通綿州，皆吐蕃險要之地。今隸石泉軍。」此村當在岷水以東，是又一地矣。

(一統志引作「川」是也，州字誤。) 仍置兵於其處。五年，節度使郭虛已緣羌頃搖動，仍奏置昭德郡。乾元(本作「乾德」，誤。據寰宇記改。)二年改爲眞州。」

據此，眞州亦爲入西山要路。按新志，翼州有合江守捉城。檢一統志茂州卷古蹟目合江城條引元統志：「合江鎮在茂州北八十里。」又引舊志：「合水在疊溪所南五十里，爲(衍)汶江水北自松潘界來，爲(衍)黑水西自生番界來，合流於此。……或謂之合水，亦謂之合江，唐置守捉城於此。」是合江鎮在茂州之北約八十里，(註四)當黑水入岷江處。州在合江之西一百二十四里，當西山要路，此百餘里之路程，蓋即畧循黑水河谷而西耳。

又元和志，此州治眞符縣，另領昭德、昭遠、鷄川三縣。「三縣並在州側近。」按鷄川當即以棲鷄川而受名，是州治所眞符縣當亦在棲鷄川。一統志茂州卷古蹟目廢眞州條引舊志：「廢眞州在疊溪所西南百里，有棲鷄川。」誠不誣矣。元和志謂「眞符營控押一州」，一統志引作「一川」，是也。蓋謂此川耳。李德裕追論維州事狀(全文七〇三)云：「自維州降後，……其蕃界合水、棲鷄等城既失險阻，自須抽歸。」此蓋即因合水、棲鷄爲一道而言歟？

由棲鷄川又西北一百里至悉州(歸誠郡)。又西六十里至靜州(靜川郡)，又西百里即至平戎城。

通典一七六、寰宇記八一悉州目皆云：「東南到栖鷄川界百里。」已見前引。又通典、寰宇記皆云悉州西至靜州六十里。元和志三二，里數同，惟作「西南」，爲小異耳。又據前引材料有下列數條里程可注意：

註四：前代里制雖先後有異，但少實測。故地志所記里數，往往時代略同，而里數不同。如元和志與通典往往頗異，是也。又時代不同，而所記里數反往往畧同。如一統志之與通典、元和志，所記里數常不相遠。即如此條元統志所記疊溪至茂州一百三十里，唐世乃一百二十里，不過什一之差耳。大約行人估計，口耳相傳，非各代皆曾實測。故余考唐地理，凡涉後代所記里距，即逕用之，但加「約」字耳。

平戎城去蜀郡八百里。(通典一七二州郡序目下、元和志三一成都府目)

靜州西至平戎城百里。(通典一七六、寰宇記八一)

悉州東南至成都府六百五十里。(元和志三二、寰宇記八一)

今按此至成都八百里之路線當即取道茂州，前已論之。茂州至成都四百七十里，則此城至茂州應為三百三十里。觀其方位，悉州又正當在道上。若悉州果在道上，悉州至成都六百五十里，則此城東至悉州應為一百五十里。今已知悉州西至靜州六十里，靜州西至平戎城百里，就方位里距言皆相契合。惟有十里之差耳。則平戎城至成都八百里者必東經靜州、悉州、棲鷄、黃崖至茂州接驛道，殆無疑矣。

蓬婆嶺去城不遠，蓋在城之東。出嶺至平戎城，又至牙山，入吐蕃境。

嶺與城相距甚近，已詳前第一節考證。又彼節引兵部露布云，吐蕃分兵六道攻圍萬安、柔遠、明威、平戎及保甯都護府五城，唐出兵以禦之，北路「自蓬婆嶺取牙山。」則嶺當在平戎城之東，故王昱得屯兵此嶺之下，以進攻安戎城也。杜詩云：「欲奪蓬婆雪外城」，亦正指此城歟？

觀此行程方向，棲鷄川以上蓋亦畧因黑水河谷而行。唐之安戎江殆即以此河道通安戎城而受名耳。

前引元和志，恭州南三十里有安戎江、蓬婆水。就地望比勘，蓋即今雅爾薩河與楚納克河。二河會合為黑水，東南流，蓋即安戎江。安戎城蓋即在此水以西，故黑水得膺安戎之名耳。又按安戎江、蓬婆嶺在柘州之南三十里，會合後東南流。靜州在柘州東南三十五里，正當在安戎江，即今黑水河谷。靜州東六十里為悉州，悉州東南至棲鷄川，又正與今圖黑水河谷之方向相契合，疑悉州亦在河谷，棲鷄川則黑水之一較短支流耳。

又自靜州西北三十五里至柘州。又西北三四十里至恭州。又北或西北四十里至栢嶺鎮。又北三十里至白崖鎮、白崖驛，亦入吐蕃境。

此已詳本節首段考安戎城地望條。

(三)

次論維州、滴博嶺道。維州治所薛城縣，蓋在今理縣（舊理番縣）西十里。

維州屢經遷徙。一統志雜谷廳卷古蹟目作一扼要述說云：「按維州，五代孟蜀徙治中州城。宋時先建在河西霸州境內，後遷□風坪坡底。明宣德中，又遷河東，即汶川縣爲州治。其故城屢經遷徙，幾莫知所在。考邊畧云：由保寧縣堡過漢索橋，至古維州城，在董卜韓胡宣慰司與雜谷安撫司交界。三面臨江，殊陡險。又舊志云：雜谷安撫司西十里有故城，相傳即無憂城。蓋此真唐維州故址也。」按蜀中廣記三二邊防保縣條：「保縣志云，出縣南循南岸行一日，又北渡大江，至雜谷安撫司，可八十里。又十里爲無憂城，故址尚存，即古維州。」是雜谷西十里之說固甚早也。說者謂明清之雜谷安撫司在今理縣治。然據蜀中廣記引保縣志，則明代雜谷安撫司在江北，不在江南。

由茂州汶川縣（今汶川縣北二十里舊威州城南）循沱水（今雜谷河）西北行六十里至石門鎮、通化縣，（今理縣東南有通化里。）龍溪蓋在此東西。石門又西六七十里至維州。

舊一四〇章傳，貞元十七年，吐蕃北寇靈、朔，詔臯出兵西山以紓北寇。臯數道出師。以維州城爲重要目的地。其一路云：

「威戎軍使崔堯臣兵千人出龍溪、石門路。」

新一五八章傳畧同。而「石門」下有「無衣山」三字。今分別考威戎、石門、龍溪三地名。

（一）威戎軍 按新志，茂州「有威戎軍。」是此軍似在茂州城。而輿地紀勝一四九茂州汶川縣條云：

國朝會要云，熙寧九年，即縣置威戎軍使。圖經云，威戎軍，威、茂二江合流其下，自此分爲南北兩路。」

茂江即岷水正流，威州在沱水（今雜谷河，詳後天保軍條。）下流，所謂威江即沱水也。是北宋熙寧時代所置威戎軍，即在唐之汶川縣，當沱水入岷江

之口。此雖新置軍鎮，亦可能因唐舊名。且寰宇記七八維州通化縣條云：

「(州)西三十里。」

「本唐咸亨二年……置小封縣，在西蕃通鶴軍。垂拱二年，城爲北蕃所沒。今置在威戎軍西，去州一百三十里，見管夷人四十戶。」

按此爲唐後期地理。但「三十里」「一百三十里」，其中之一必有問題。

檢輿地紀勝一四八威州(即唐維州)通化縣條云：

「在州東一百三十里。……輿地廣記云：通化屬茂州，大中三年割屬維州。」

則寰宇記「去州一百三十里」者，謂在州東一百三十里也。「(州)西三十里」，「西」爲「東」之譌，又奪「百」字耳。是唐末以來通化縣在維州東一百三十里，威戎軍又在縣東不遠，正當在汶川境。然則宋熙寧間重置威戎軍實即唐軍舊地。地屬茂州，故新唐志即記於茂州條下耳，非在茂州城也。

(二)石門 元和志三二茂州通化縣條云：

「東北至州一百六十里。……周武帝時於此置石門鎮。開皇六年以近白狗生羌，於金川鎮置金川縣。十八年，改爲通化縣。皇朝因之。……縣城累石爲城，內實外險，東西二面並累石，南面西面臨岸，去地百餘丈。」

是通化乃極險要處，(此爲舊通化。至大中三年移在維州東百三十里，詳前。)

有石門之名。地在茂州西南一百六十里，正指向維州方位。鼻傳之石門，必此無疑。今考輿地廣記三〇威州目云：

「有沱水自羈縻悉州流出，東逕保甯，又東逕春祺，又東逕通化，又東逕嘉會，又東至汶州(川之譌)與大江合。」

按保甯即維州所在，此沱水即今雜谷河無疑，詳後天保軍條。是通化故城(大中以後之通化在維州東一百三十里，已接近汶江，故此通化當爲故城。)在維州之東，亦在沱水上，觀江流形勢，其地亦在汶川西北也。

(三)龍溪 輿地紀勝一四九茂州景物下目有龍溪水。引圖經云：「引龍溪

水入城內，至光孝寺。」是茂州近郭有龍溪。然州城在岷江之東，引水入城，是此水必亦在江水之東，與西伐吐蕃圍維州之形勢不合。復檢紀要六七威州籠山城條云：「龍溪城在州西北八十里，今有龍溪番寨，即此龍溪。」按明之威州即之唐之汶川縣。是此龍溪在唐汶川縣西北，地在維州與汶川之間，石門之東西也。

綜觀上考三地名，則韋臯所遣威戎一軍實由汶川出發，畧沿沱水西北行，經龍溪、石門（通化）至維州耳。

復檢通典一七六，維州維川郡「東取蜀郡，去西京二千七百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六十里。」「東北至通化郡二百二十里。」茂州通化郡「去西京二千七百四里。」「南取蜀路去東京三千五百五里。」「西至維川郡二百二十里。」寰宇記七八，畧同。是維、茂兩州相距二百二十里，而取蜀郡路至兩京之里程畧相等。則維州至成都必不取道茂州。考寰宇記云，維州「東至茂州汶川縣界一百三十里。」實即東至汶川一百三十里，界字不必重視。（註五）據元和志，汶川在茂州之南一百里，則維州經汶川取成都道不過二千七百三十餘里。與通典、寰宇記述維州取成都至兩京之里程甚相近，疑即取道汶川耳。蓋即畧循沱水（今雜谷河）而下，與今汽車道畧相同。亦即前考韋臯傳之威戎軍出龍溪、石門道矣。

抑猶有進者。前引通典、寰宇記，維州在茂州西南二百二十里。元和志，茂州至汶川一百里。寰宇記，維州東至汶川一百三十里。合為二百三十里，與維、茂兩州總距離之二百二十里畧相近。蓋總距離之行程，即由茂州沿岷江至汶川，又由汶川循沱水至維州耳。前引元和志，通化在茂州西

註五：前引紀勝，唐末通化縣在維州東一百三十里，即在威戎軍之西，蓋通化、汶川兩城僅隔岷江為境，此汶川縣界，即汶川縣城矣。今觀一統志，茂州西北臨大江為界，汶川西北至雜谷界亦僅十里，大抵即以岷江為界，仍沿舊貫耳。且一統志茂州卷，汶川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西北至雜谷廳界十里。又雜谷廳，東南至汶川縣界一百四十里。則雜谷至汶川城一百五十里。而唐汶川，在今汶川之北二十里，維州在今雜谷廳之西十里，是唐維州東南至汶川城一百四十里。是寰宇記此條即視為維州東至汶川縣一百三十里亦無不可。

南一百六十里，則在汶川西北六十里，維州之東六七十里也。清溪地望，則在通化之西或東南矣。

州東十五里，宋有鐮繩橋，蓋唐已置。

輿地紀勝一四八威州景物目：「鐮繩橋在保甯縣東一十五里，辦竹爲繩，其上施木板，長三十丈，通蕃漢路。」保甯縣即故薛城縣也。今檢一統志茂州卷津梁目，有鐮繩橋「在汶川縣西一里，跨大江。」此非唐宋舊地矣。史稱維州城「據高山絕頂」，「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而「南界江陽」，「三面臨江」，當即臨沱水（今雜谷河）之北岸。具見城郭之險固。史又稱此城「在戎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由此「走長川」，「地無險」，「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城既險要，又據入蕃交通之衝，故久爲邊防重地，自唐代以前即置城戍守，吐蕃用女謀二十年始能得之，俾無南顧之憂，號曰無憂城。韋皋鎮蜀，欲復此城，幾度用兵，雖擒其宰相兼五道節度，仍不能得。具見此城之險固與重要性。

元和志三二，維州「本緜外冉駝之別種。初蜀將姜維、馬忠北討北（通典無北字，是。）汶山叛羌，此其地也。今名姜維城，即維所築。……開皇四年討叛羌，以其地置薛城戍，屬會州。後又沒賊。武德四年，白狗羌首領內附，於姜維城置維州以統之。其城甚險固。乾元二年沒西戎。」此述維州歷史。按前引舊吐蕃傳，此城唐初已失，開元二十八年，始復誘降，元和志失書。至於形勢，志僅「甚險固」三字。至太和中因牛李黨爭中一段故事，維州之形勢與重要性乃爲史家所特別注意，故兩唐書及通鑑中屢次提及。今比勘異同，共得四段材料，蓋多本自李德裕之奏章。茲先錄此四條材料如次：

其一，舊李德裕傳云：（舊杜棕傳畧同。新二一六吐蕃傳下，極畧。）

「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以城降。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峰，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杜棕傳「井底」下有「地接石紐山，夏禹生於石紐山是也」一句。又「一面孤峰」作「其州在岷山之孤峯」。）

其二，新一八〇李德裕傳云：

「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

其三，李德裕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准詔卻執送本蕃就僂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全文七〇三）云：（舊一七四李德裕傳、舊一四七杜棕傳、新一六吐蕃傳下及通鑑二四七會昌三年紀皆據此文記述，但省畧程度不同耳。）

「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州（舊德裕傳及通鑑引作「平川」，是。）之衝，是漢地入邊（舊傳、通鑑皆作「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歿（鑑作並沒），惟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士，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鑑作夜）入，遂爲所滅（鑑作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並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貞元中，韋臯以經畧河湟，此城爲始（鑑「此城」上有須字），盡銳萬旅（鑑作萬旅盡銳），急攻數年，（此上，通鑑全同，惟字句小異。舊傳甚畧。此下，鑑皆甚畧。）吐蕃愛惜既甚，遣其舅論莽熱來救，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徑屈幡，猛士多糜於礮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臣初到西蜀，……其維州（畧）悉怛謀等……空壘來降，臣卽大出牙兵，受其降禮。……」

「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蕃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鷄等城既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滅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況西山」以下，舊李德裕傳全同。通鑑較畧。）

其四，通鑑二四四大和五年紀云：（舊一七二牛僧孺傳畧同。）

「九月，吐蕃維州刺史悉怛謀請降。……德裕遣（畧）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傳有「出戎不意」四字），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韋臯沒身恨不能致者也。」（此段非本自牛僧孺傳，且有月日，故以鑑文爲主。）

據此四條，維州「南界江陽」，江北爲陽，是臨今雜谷河之北岸，卽唐宋

時代之沱水也。雜谷舊名沱水，詳下文。三面環水，一面孤峯，形勢至險。西山八國，隔在維西，而蕃漢要道亦取途於此，故雙方皆以此城爲重。韋臯屢次用兵西山，史籍可考者至少有三次志在維州。其一，通鑑二三四貞元八年紀，八月「韋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熱。」其二，新一五八韋臯傳，貞元「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擾襲，詔臯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勳、張芬分出西山、靈關，……險的博嶺，遂圍維州」。其三，則貞元十八年九路出師圍維州及昆明城。吐蕃以宰相論莽熱爲元帥兼東境五道節度使，與臯力爭，爲臯所擒，而城卒不能得。此事，兩唐書、通鑑皆詳述之。具見唐代中葉，此城在兩國邊防上之地位。至文宗大和五年，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來降，遂引起李德裕牛僧孺激烈爭議，加深兩黨間之仇恨，影响晚唐之中央政治者甚劇。至宣宗大中三年，吐蕃勢衰，維州復來歸爲唐有，見舊一四七杜悰傳及通鑑二四八大中三年紀。唐蕃爭奪維州蓋歷年二百，至此始了結。

然所謂「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戎虜長川」「走長川」「地無險」「直吐蕃之牙」者，究何指乎？

今考維州西南行越滴博嶺百二十里至風流鎮，約在今雜谷腦地區。其地有隋刻「通道記」出土，證知自隋以前，久爲大道所經。又西四十里，至奉州（雲山郡）治所定廉縣。又西（西北？）一百三十里至天保軍，天寶八年移郡治於此，改名天保郡。

通典一七六，奉州雲山郡「去西京二千八百里，去東京三千六百里。」「東至維川郡風流鎮四十里，西至天保軍百三十里。」是明在維州之西。檢舊志，保州「本維州之定廉縣。開元二十八年置奉州，以董晏立爲刺史，領定廉一縣。天寶元年改爲雲山郡。八載，移治所於天保軍，乃改爲天保郡。乾元元年二月，西山子弟兵馬使嗣歸誠王董嘉俊以西山管內天保郡歸附，乃爲保州，以嘉俊爲刺史。……至京師二千九百四十里。至東都三千七百九十里。東至維州風流鎮四十五里。」寰宇記八〇保州目畧同，惟云「東北至長安取維州路二千八百里」，「西至天保軍一百三十五里」。

是奉州雲山郡即保州也。但移治所於天保軍，在奉州舊治定廉縣西一百三十里，故通典、寰宇記與舊志去兩京里數皆有一百數十里之差。至舊志、寰宇記東去風流鎮之里數則就舊治而言耳。

又寰宇記七八，維州「西至奉川縣界一百二十里。」蓋即故奉州地。九域志七，威州「西南至大風流一百二十里。」（本註：江浙本俱作二百二十里）蓋風流鎮即二州之界。參以維州去京里數，蓋維州西南行百二十里至風流鎮，又西四十里至奉州定廉縣。前考滴博嶺在維州之西不太遠，乃大道隘口，蓋當維州與風流鎮之間歟？定廉又西一百三十里至天保軍，即保州治也。寰宇記云，保州「南接吐蕃，為夷落之極（本作治，據武經總要改）塞。」武經總要前集一九，同。又云：「唐開元以來，董氏世襲刺史。」蓋此地區皆董姓蕃人之居地矣。

風流鎮既在維州西南一百二十里，以方位與里距度之，當即今雜谷腦地區（雜谷腦地望，參見國防院圖、申報館圖及考古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號四川理縣汶川縣考古調查簡報圖一）。民國三十年前後，雜谷腦出土隋開皇九年會州刺史姜須達「通道記」石刻，云：

「自蜀相姜維嘗於此行，爾來三百餘年，更不修理。山則松草荒蕪，江則泓瀉出岸，猿怯高拔，鳥嗟地嶮，公私往還，並由山上，人疲馬乏，勛力頓盡。大將軍（署）會州刺史（署）姜須達憊人生之荼苦，報委寄之天恩，差發丁夫，遂治舊道，開山棧木，不易其功。遣可戶參軍元博文、縣丞郭子鴻（另三人署）監督。」（轉引自史語所集刊第十二本岑仲勉理番新發現隋會州通道記跋）

按隋之會州治今茂縣，在今雜谷腦東北三百數十里。刺史發心治此遠道，且遣州府高級官員及縣丞等多人監督，足見此道在當時為要道。是雜谷腦自隋以前久為大道所經，殆亦即今考之道歟？

觀其行程，蓋仍畧循沱水即今雜谷河而西，天保軍蓋在其上源，今邱地以北夾壁、紅家拉地區。

漢地志，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九域志七，威州保寧縣

有沱江。又輿地廣記三〇，威州保寧縣「本薛城。……有沱水自羈縻悉州流出，東逕保寧，又東逕春祺，又東逕通化，又東逕嘉會，又東至汶州〔川〕與大江合。」則沱水之名漢以來有之，流經維州，即今雜谷河。一統志雜谷廳卷山川目沱江條云：「按輿圖，水有兩源，在北者曰孟董溝，在南者曰雜谷河，並流百餘里至廳西北會為一，經城北折而南，東會赤水桃溪，至慶保縣西北合於大江。」（參看水道提綱卷八。）觀今日地圖，仍名雜谷河（註六），威州西北通青海汽車道全循此水河谷而行。唐天保軍在維州西幾三百里，度其地望正當在今雜谷河上流（國防院圖稱為孟董溝，疑誤，詳註六）。度其里距，當在今夾壁、紅家拉也。

復循此河谷而西北，入大渡河上源東支之梭磨河地區，唐名索磨川，舊置洪州，蓋久陷，天寶八年收復舊地，置保寧都護府，以弱水（大渡河）與吐蕃為境。

唐會要七三姚州都督府條云：

「天寶八載，劍南奏索磨川許新置都護府，宜以保寧為名。」

新志劍南道云：

「保寧都護府，天寶八載以劍南之索磨川置。領牂柯吐蕃。」

通鑑二一六天寶八載紀云：

閏六月「於劍南西山索磨川置保寧都護府。」

按會要繫此事於姚州條，似當在川、滇、康接境地區者。新志云領牂柯吐蕃，屬意亦同。其實非也。本文第一節引揚譚兵部露布，已可徵知保寧都護府當在劍南西北部。復考冊府一七〇帝王部來遠目云：

「天寶元年，益州長史章仇兼瓊奏：吐蕃白狗國及索磨等諸州籠官三百餘人出奉州，望準女國等例簡擇許令入奏。餘並就奉川宴賞，放還。從之。」

註六：國防研究院地圖以雜谷河上流（邱地以上）為孟董溝；而理縣西北有一水自西北來會者，無名稱。據一統志及水道提綱，此水乃為孟董溝，而雜谷腦以上皆稱雜谷河。檢考古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號四川理縣汶川縣考古調查報告所繪地圖，知一統志及水道提綱是也。國防院圖「孟董溝」之名實誤植耳。故今於雜谷腦、邱地以上之河谷僅稱之為雜谷河上流，不曰孟董溝。

是索磨與白狗爲近，道由奉州來貢，因宴賞於奉川。是其地當在奉州雲山郡西檄外地區無疑。又考顏真卿鮮于仲通碑（全文三四三）云：

「遷大理評事，充西山督察使。……（天寶）六載……誅羌豪董哥羅等數十人以靖八州之地。郭公（節度使郭虛已）將圖弱水西之八國，奏公入覲。元宗駭異之。即日拜（銜畧）劍南行軍司馬。既畧三河，收其八國，長驅至故洪州，與哥舒翰隴右官軍相遇於橫嶺。……郭公云亡，……拜公爲（銜畧）劍南節度副大使。公當大任，既竭丹誠，射討吐蕃摩彌城拔之。改洪州爲保甯都護府，壑弱水爲蕃漢之界，收戶數十萬，關土千餘里。」

長驅至洪州，與隴右軍會於橫嶺，是洪州自當在劍南西北地區，不得在西南。且洪州見於寰宇記八〇恭州目云：

「東至柘州界三十五里。

南至維州三百五十里。

北至土〔吐〕蕃白山〔崖〕嶺七十五里。

又北至故洪州三百七十里。」

按此書體例，四至例具東西南北，此郡無「西至」，且「又北」亦非常例。檢寰宇記此目四至全抄自通典。通典有「西至」，而下文已奪。疑此「又北」即「西」之壞譌也。且無論爲「西」爲「北」，總在恭州西北地區甚遠。按恭州在柘州西三四十里（詳前第二節茂州通平戎城道考），則會要此條繫於姚州都督府下，新志以爲領祥柯，皆必誤無疑。

綜上所考，保甯都護府，即故洪州，在索磨川。索磨川當在奉州雲山郡西檄外地區；故洪州，後置保甯都護府，當在恭州西北三百里以上，而恭州在柘州西北又僅數十里。考柘州約在今黑水上源與雅爾隆河會流地區（詳前第二節茂州通平戎城道考）。據此推求，則索磨川、保甯都護府固當在今上壤口、中壤口（熱帳房、冬房）及下壤口等地區。而此區大川今名梭磨河（Somo），即大渡河之東源（國防研究院地圖），應即唐之索磨川。考其地望，合之今名，此可以無疑矣。

綜觀此道，當由汶川縣（今汶川縣北二十里舊威州城南）渡岷江，畧循沱水（今雜谷河）河谷而西北，經通化至維州（今理縣西北，雜谷河北岸）。又西越滴博嶺至奉川，又西北至天保軍，在沱水上流。又西北入索磨川（今梭磨河）流域，至保甯都護府。又西北乃入吐蕃。今日四川通青海汽車路蓋即畧循此舊道也。

觀國防院地圖，有汽車道由舊威州城循雜谷河谷而西，經理縣、雜谷腦、邱地、馬塘，度入索磨河谷，復循河而西北入青海省，為四川青海兩省間唯一之汽車道，殆即畧因唐世由維州經奉州、天保軍、保甯都護府，入吐蕃之舊道歟？

以上所考為由汶川循沱水西至維州，又西行畧循沱水上流入索磨川通吐蕃道。另由維州北行三百里至柘州治所柘縣。其城四面險阻，在安戎江、蓬婆水（可能即今黑水與雅爾隆河）交會處之北三十里。而維、柘間之三百里行程，蓋即畧循維州東北一小河谷北行接入黑水河谷也。由柘州又西北三四十里至恭州，又北行四十里至柏嶺鎮，又北三十里至白崖鎮、白崖驛，接吐蕃境。

關於此道方向里程皆詳見前第二節平戎城地望之考證。按國防院圖，雜谷河經理縣城北，河之北岸有兩小水由北來會。水道提綱八云，保縣水（即雜谷河）經保縣城北（即理縣）合二小水。是也。唐世維州北行至柘州道，殆即循此兩小水河谷之一而北接黑水河谷歟？

此道北端之盡頭為白崖。考新章臯傳，貞元九年，臯出兵西山牽制吐蕃云：

「命大將董勳、張芬分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廉，踰博嶺，遂圍維州，搏棲鷄，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劍山屯焚之。（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熟來援，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崖。」

按白崖見新志翼州目，云「有峨和、白崖、都護、祚鼎四城」。考峨和在翼州北六十里，詳松茂驛道考。其餘三城當亦去州不遠。今觀章臯此次用兵之地，當論莽熟來援之前，已破峨和，在翼州之北六十里；搏棲鷄，在茂州西北八十里；圍維州，在茂州之西二百餘里；破定廉，在維州之西百數十里。則大戰役之前唐已控制松茂驛道西側之大片土地，居於優勢，

既破論莽熱大軍，「進收白崖」，當不近在翼州附近即岷江附近也。檢前引元和志柘縣條云：

「栢嶺在縣北八十里。嶺北三十里至白崖驛，與吐蕃接界。」

按通典一七六，恭州（在柘州西數十里）「北至吐蕃白崖鎮七十里」。實字記八〇，恭州「北至吐蕃白山鎮七十五里」。當即元和志白崖驛地。「白山」之「山」即「崖」之破字無疑。韋傳之「白崖」或亦「白崖」之破字耳。蓋白崖在天寶時代屬吐蕃，故通典稱為「吐蕃白崖鎮」（實字記抄通典文。）韋臯此次用兵，取為唐有，特置驛，以利交通。元和志成書時代下距此時不過二十年，仍為唐有，故云：白崖驛「與吐蕃接界」也。且松茂以西地區，元和志書之皆甚畧。惟柘州書事特詳，且見驛名，（此區驛名之唯一可考者。）蓋即因韋臯收復失地不久，記錄亦較詳歟？至於收復白崖之進軍路線，或由棲鷄西北行，經悉、靜，至柘、恭；或由維州北行至柘、恭；或兩道並進，未可知矣。

綜上所考，維州入吐蕃有北及西北兩道。西北道循今雜谷河谷而上，度入梭磨川河谷，入吐蕃境。北道蓋循州城東北一小河谷而北，轉入黑水河谷，入吐蕃境。此兩道之間有滴博嶺（莫博大嶺？）、蓬婆嶺、蓬婆山一山脈，南北縱貫，北連岷山主峯，為岷江、弱水（大渡河）之分水嶺。此一山脈，在維、柘兩州之西境，唐史所謂「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者」，必指此山脈而言，殆無可疑。按之今名，即邛徠山脈之北段也。山脈之東地形險峻；山西傾斜草原，有河流縱貫。所謂「戎虜平川」「走長川」「地無險」「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稱為唐蕃主要交通幹線者，當就西北道而言。今日川青公路蓋即畧循此唐世故道耳。

唐世所謂「平川」「無險」之唐蕃交通幹線係指西北道而言，非指北道者，其理由可得申論：其一，劍南西北地區，岷山山脈（今邛徠山脈）南北縱貫，為岷江與大渡河之分水嶺。此山脈之最大缺口便利兩流域之連絡交通者首推沱水（今雜谷河）河谷，維州實當此缺口之衝。此州在軍事交通上之所以重要，即因當東西交通之咽喉，亦即余所謂西北道之咽喉也。而北道所循之河谷，始終在此縱貫山脈之東側，無突破縱貫山脈之缺

口，故北線交通之重要性遠不如西北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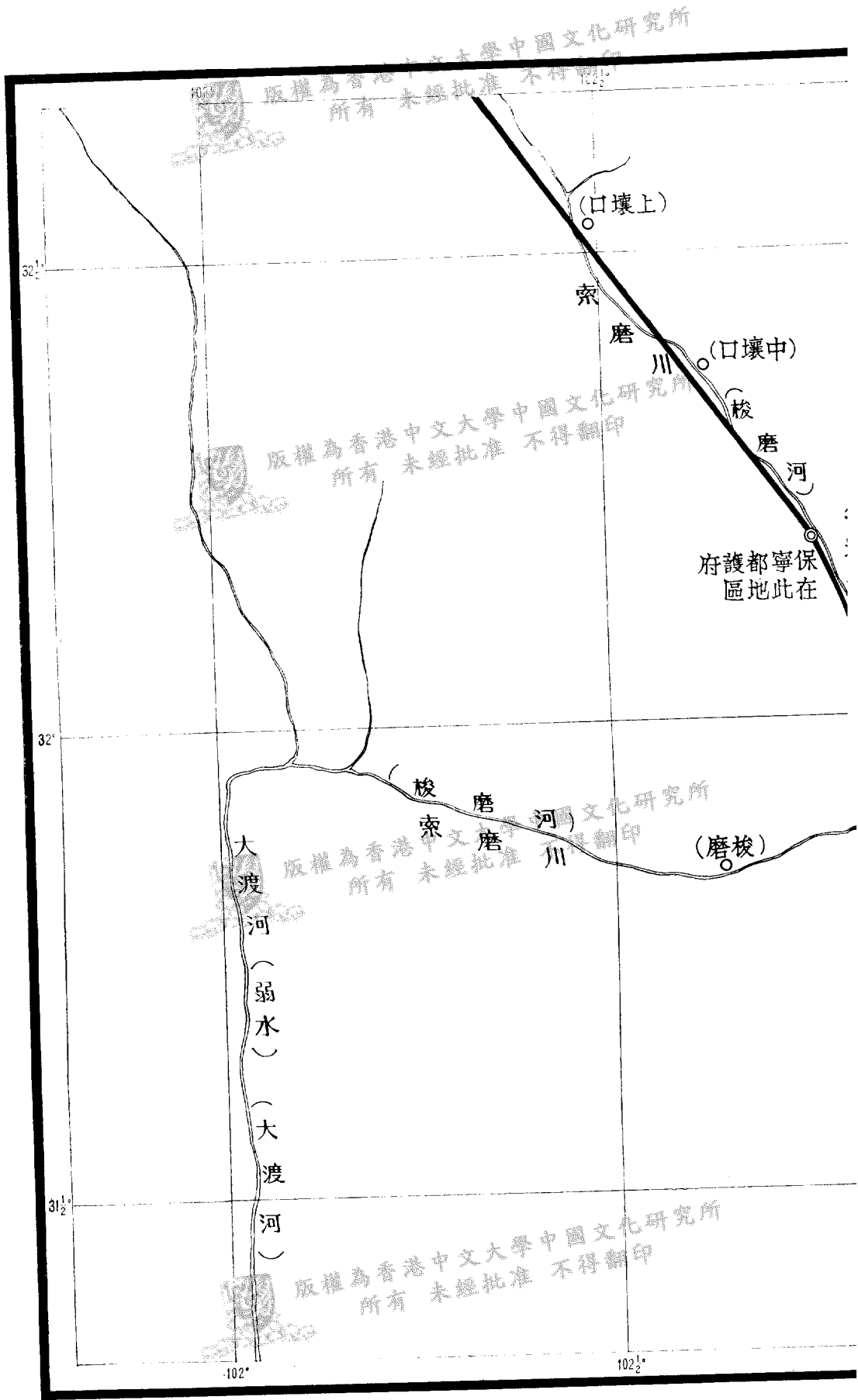
其二，地名大辭典理番縣條云：「地據大雪山中，自成都出西北入吐蕃之要道也。山西傾斜草地，生番居之。」山西即指此南北縱貫之邛徠山脈之西，亦即唐名滴博嶺、蓬婆嶺一系山脈之西。山西爲傾斜草地，則沱水上流與梭磨川流域地勢平坦可知。固宜有平川無險之稱。而元和志三彭州導江縣灌口鎮條云：「自觀坂迄于頃山，五百里間，兩岸壁立如峯，瀑布飛流，十里而九，昔人以爲井陘之阨。」又云翼州治衛山縣，有七頃山。灌口北至茂州近三百里，茂州北至翼州一百二十里，則所謂頃山當即指此七頃山，或其以北地區。是岷江自翼州以南尚極險峻，其西側地區不會很平坦，黑水河谷似不當有「平川」「無險」之稱。高適稱茂州平戎城道爲「運糧於束馬之路」，蓋不虛矣。

其三，即就北道與西北道兩線河谷本身比較論之，西北道由雜谷河度入梭磨川河谷，極爲緊湊，行程亦遠長，宜有「長川」之名。北道由維州北行，縱亦有河谷可循，但極小；度入黑水河谷亦不緊湊，而行程不遠長，大約僅及西北道之半，便爲大嶺所阻。宜難膺「長川」之名。

綜此三點言之，唐史所稱自維州入口長川無險以通吐蕃之幹道必非北道，而爲西北道無疑。李德裕欲遣生羌二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者，即欲出此道也。檢國防研究院地圖，今川青公路正循此線而行。此道在縱貫山脈之西側，東有大山嶺脈之屏障（申報館新地圖，此段邛徠山脈高達四千五百公尺以上。），只有維州雜谷河谷一缺口通達唐境，故吐蕃必欲得之以便在黃河流域與大唐角逐，而無南顧之憂。若北道亦爲平川坦途，則唐自茂翼地區隨處可以進兵申入北道，或切斷北道交通線，何致必爭維州一城耶？或曰新書德裕傳明云：維州「因山爲固，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云云。豈非應指北道而言？其實此類方向有時就大方向而言，有時就首途時之近距離間而言，不能拘執。維州城既南臨沱江，三面環水，其一面孤峯者或許即在東北，由此首途再折向西固無不可也。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初稿，

十二月五日重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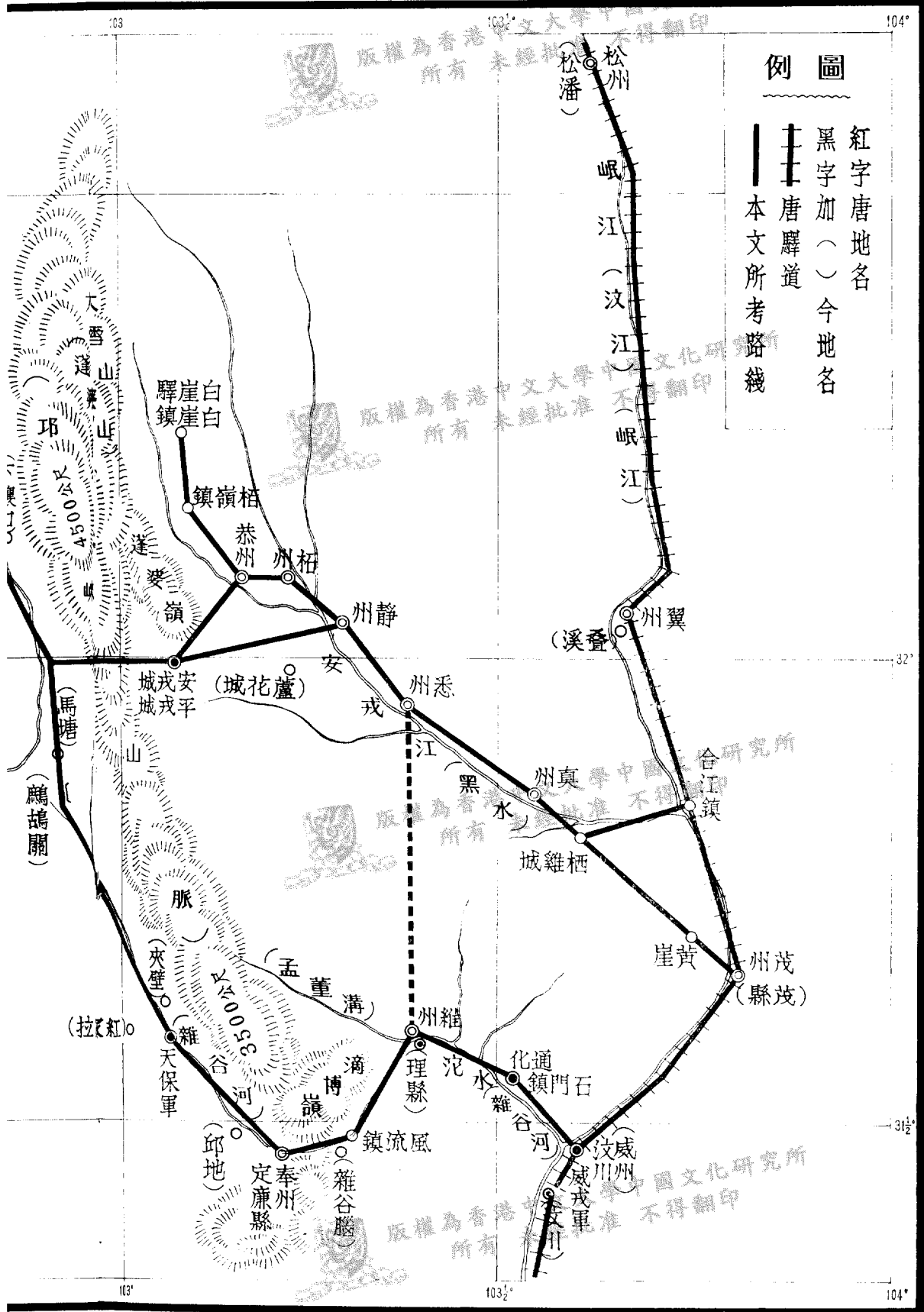


唐代茂州西通吐蕃兩道示意圖

本圖採用「國防研究院地圖」為底圖，並參取「申報館新地圖」、「大清一統志」、「水道提綱」及「四川理縣汶川縣考古調查報告」所繪地圖作若干訂正。

例圖

- 紅字唐地名
- 黑字加()今地名
- 唐驛道
- 本文所考路線



A Study on the Two Westward Road Communications from Mou Chou to Tibet in the T'ang Dynasty

(A Summary)

YEN KENG-WANG

The north-western area of Chien Nan Tao (approximately now Szechwan Province)—Min Shan and Hsüeh Ling—was a strategic line in the war between T'ang and Tibet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centres of the military communication network of T'ang were Sung Chou (Sung Pan Hsien) and Mou Chou (Mou Hsien). Mou Chou had two westward road communications to Tibet, with which this study is concerned.

The first road went through the north-west of Mou Chou, passing along Huang Yai on to Hsi Chi City at Hsi Chi Ch'uan, and if one started westwards from Ho Chiang Chên, eighty *li* (Chinese miles, 1 *li* = 1,894.12 ft. English) north of Mou Chou, along An Jong River (Hêh River) to Chên Chou, he came to the same road at Hsi Chi Ch'uan. Then it continued by the north-west of Hsi Chi along An Jong River on to Hsi Chou and Ching Chou and came out of Pêng Po Ling to reach Ping Jong City on the border of Tibet. Ping Jong City, about 103° longitude East and 32° latitude North,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li* from Mou Chou, wa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oint in the T'ang-Tibetan war.

The second road started at Min Ch'uan Hsien, one hundred *li* south-west of Mou Chou, and went westwards along To River (Tsa Ku River), passed Shih Mên and reached Wei Chou (now 10 *li* west of Li Hsien); it was also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oint in the T'ang-Tibetan war. Then, going up To River over Tih Po Ling, passing Feng Chou on to T'ien Pao Chün (north of Chiu Ti) and turning northwards to So Mo Ch'uan (So Mo River), it reached Pao Ning Tu Hu Fu on the border of Tibet. This was the old road from T'ang to Tibet before the war.

On the second road, the western area of Wei Chou and Feng Chou was west of Chiunglai Mountain. The plateau on this mountain was smooth and easy for travelling; this road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first one. Today the only highway from Szechwan to Tsing Hai follows almost the same route as this ancient road.